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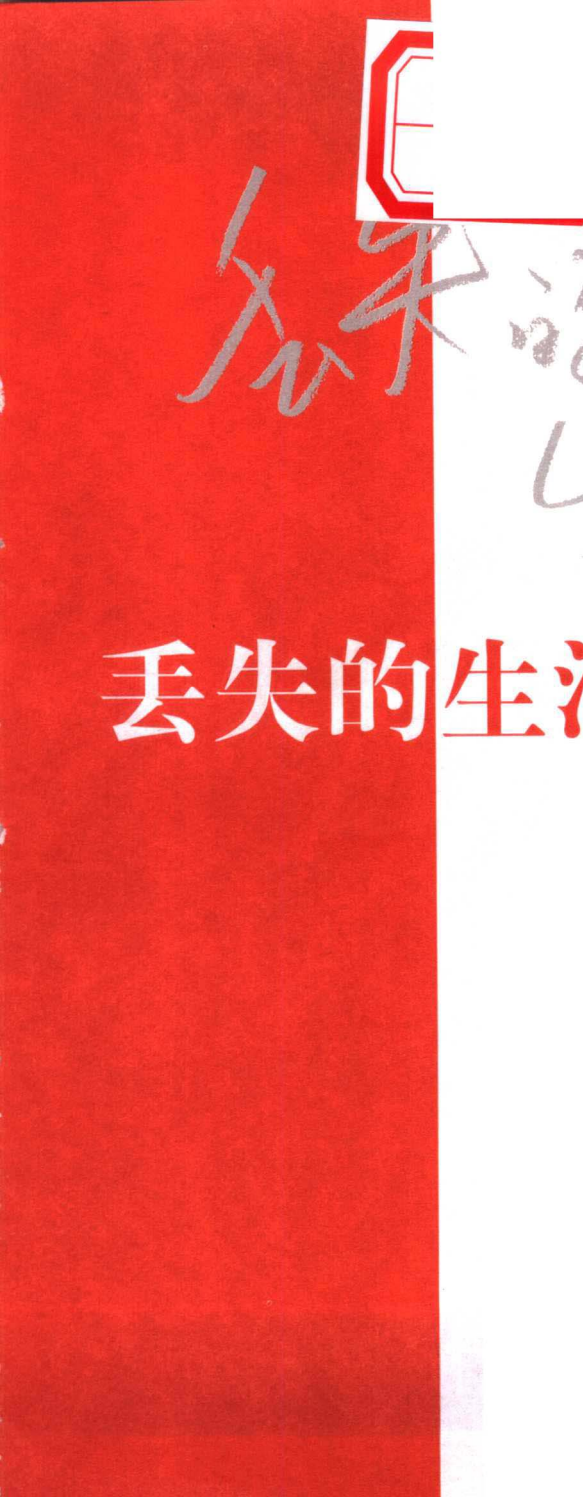
■ “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”—— 垒土丛书 —— 《丢失的生活》

朱日亮—— 著

丢失的生活



LEITUCONGSHU
吉林人民出版社

A thick red vertical bar runs dow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. At the top of this bar is a stylized logo consisting of a red 'C' shape with a white square in the center.

丢失的生活

朱日亮/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丢失的生活

著 者:朱日亮

责任编辑:杜 红

责任编辑:肖 易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中国·长春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:130021)

电 话:0431 - 5649710

印 刷:长春盛达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9

字 数:232 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7 - 206 - 03569 - 8

版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1000 册

定 价:220.00/套(20.00 元/本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树上有鸟飞	001
旗人	047
找啊找，找朋友	079
这算不算幸福的生活	130
会吹小号的男人	146
昏迷	153
走夜的女人	161
青草的欲望	185
丢失的生活	225
虚构与真实	洪治刚 276

树上有鸟飞

后来我才知道什么是马上风。那是邻居孙姨告诉我的。孙姨当了三十年的居委会主任，事情上出了名的练达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她不知道的。她暗示我爹是死于马上风。她说的我信。

最先知道我爹不行了的是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，一个很秀气的女人，她说她是三院的护士长，是给我爹挂吊瓶来的。但是孙姨很坚定地说，挂个鬼吊瓶啊？连个瓶子的毛儿也没有，骗鬼去吧。孙姨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，指着那个三院的护士长说，小奉安你瞧瞧她，活生生就是一只老鸡，哪个五十岁的人，把脸搞那样白？告诉你小子，你爹就是让她搞死的。七十多岁的人了，哪里经得起这么折腾？孙姨咬牙切齿说了那番话，而且很快就三院的护士长当成了仇敌。发丧那几天，孙姨和三院的护士长都在我家帮忙，所以当然也就有机会把两个人的关系搞得很僵。

三院除了一个工会主任晃了一晃，就是护士长了。她是一个不声不响的女人。蔫蔫的，活儿一点没少干，就连我爹的衣服也是她换的。我们不常来爹这儿，所以就找不到我爹的衣服。但是人家一下子就找到了。那是我爹自己在瑞福祥做的，一身中山装。取衣服是让我取的。我记得我说了一声，你不自个试试看啊？他说不用不用，瑞福祥的衣服不用试。在瑞福祥，一见老裁缝我吃了一惊，这分明是一个教授嘛。不说别的，单是那光滑服帖、三七开的小分头就让我叫绝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七十多岁的老裁缝，五十年前就和我爹一起听戏，而且在台下，是专票

程砚秋的。

胡琴和鼓声渐渐漫延开来。我的眼中是两个三十年代的小开，他们一前一后上了洋车。渐渐地，洋车拉到了戏园子，两个少爷模样的人一前一后从车上下来，又一前一后进了戏园子。之后，是戏园子一波又一波的叫好声，台上的青衣一定有我爹和裁缝中的一个，少奶奶和小姐们尖声叫着或是低声哭着，往戏台上扔着金戒指。此后就是红杏出墙的故事。——谁跟你说的？我妈睁大眼睛问我。我说，谁跟我说的？没人跟我说，是我猜出来的。我妈不吱声了，闭上了眼睛。我是胡说瞎话，这一切全是我瞎猜。我只能瞎猜瞎想，我不猜不想，谁能告诉我？

看我笨手笨脚，护士长笑笑，说你怎么恍恍惚惚的，还是我来吧。就一件一件给我爹脱旧衣服。

我爹的身体渐渐暴露出来。一开始，当然是局部，忽然是苍白的裸体了。一边的孙姨忸怩地叫了一声。

呀！瘦这样子啦！

那具身体的确瘦得不像样子，分明看不到有肉，皮下的骨骼像要崩出来，四肢也显得比平时修长。不容我们不注意那个部位，我相信孙姨和我一样，就是我爹没了气儿，那儿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。我看见我爹的生殖器像害羞一样地萎在毛丛中。奇怪的是我爹表情却是一副很温和很满意的样子，像似刚刚吃了一粒水果糖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他最愿意吃桔香型水果糖了。

老姐不同意给日本发电传。奉月说，她算谁呀？来干什么？分遗产啊？奉湖说，怎么说她也是爹亲生的孩子。不告诉她，能对得起爹吗？奉月跳起来：他的孩子？有什么证明？你是猪脑子啊？亲兄弟亲姐妹都站在这里，还要拉扯那个日本人

奉湖嘴慢，被奉月呛得翻白眼儿。奉楚问妈，妈你倒是说话呀，到底告诉不告诉？在我妈床前，我们几个，奉严，奉湖，奉楚，奉月，我和奉端，排一溜站着，听我妈发话。奉湖说，若菜知子——有个日本人——我妈说，哪个日本人哪？我们吃了一

惊：哪个日本人？听我妈的口气，好像我爹不止一个日本女人。奉湖提高了声音：就是那个若菜知子——是西家的人，当然要告诉人家。我妈背靠着一摞棉被躺在大床上。80岁的她清醒得不像正常人，她一到出大事的时候，就比平时清醒。和别的老太太不一样，习俗上那些破事情她真还不管。

人死了，要那些规矩给谁看？我妈说完，挥挥手，把我们撵走了。

我就去书房发电子邮件。我先发了“父于12月12日凌晨去世”，又用鼠标点击了地址，点了若菜知子，然后发了过去。

我说的若菜知子，95年来过中国。但若菜自己却不这样说，她说她是回家。奉月说，若菜比咱们长得像爹，是个很漂亮的女人。如果不是我们，外人很难看出她已是中年了。不过我知道，她已经不年轻了，而且她不可能很年轻。她是一间中学的教师，在日本那并不是一个收入很高的职业。她结过婚，离异后一直独居。奉楚说，到底是骨肉，一见咱爹就跪下了，一会日本话一会中国话地哭，喊。其实她汉语说得多地道哇。我看咱爹呀，看不出怎么激动，你说怪不？咱妈和若菜抱头大哭——瞅样子，好像若菜是她亲生的。奉月说，漂亮？当然漂亮啦，有几个偷情偷来的不漂亮？我明白她指的是若菜知子。她们俩只差一岁，但是若菜看起来好像比奉月年轻了一代。

若菜和奉月只差一岁，那就是45年出生的了。

1945年，我爹在做什么呢？用奉月的话说，那时我爹在偷情。

1945年的事情我当然不知道，那时候我还没出生。不过，我倒知道不少于65年和75年的事情。

如果是星期天，在我们家楼前，你一定会看见我爹。一件红色的皮夹衣领竖起来，下身是笔挺的料子裤，脚下是网眼皮鞋。这是一个比四十岁还显年轻的男人。我爹在我们家那条叫轱辘把

小街上悠闲地溜着，瘦瘦高高的身材非常抢眼。不是上班的时候，我爹从来没有什家务事，所以我爹就有时间有功夫出来在轱辘把街散步。其实就是有家务我爹也干不了，我爹常常把自己家的东西当成别人家的东西。别人拿了我家的东西他也不管。五六十年代，我家房子大，所以有前门也有后门。经常有别人家的大人或孩子图方便穿过我家。这倒也罢了，常常还有人顺手牵羊拿走点什么。我妈就喊，东西怎么又没啦？又是他们偷的。我爹说，别那么说话，偷什么偷？你别提这个词行不？我妈说，你让我说什么？那不是偷是什么？我爹把长腿一撩早到了轱辘把街上。我妈的话他干脆就没听见。轱辘把街是一条很窄也很短的小胡同，短得像小母鸡的盲肠，我爹的长腿两三步就跨过去了。所以他只好走过来又走过去，所以他常常会碰上相熟或不相熟的人。如果有一些年轻的女人看他，会让他微笑的眼睛逼得心跳不止。西大夫休息呀？对一些迎上来搭讪的人，我爹只是微笑。他那时并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好像心思也并不在他们身上。街上的高音喇叭放着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？我爹却哼着什么树上小鸟飞。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使他越发显得和别人不一样。说实话，就是在1965年的城市里，我爹也总是一副和别人不一样的样子。居委会的孙姨，那时也还相当年轻，大概不到三十岁的样子。当着我妈，她没少数落我爹。自然是什么皮鞋擦得太亮了，西大夫一个男人还洒了香水之类。我妈说，哪里是什么香水？他从来不洒香水，那是甘油。一旦见了我爹，孙姨却又心跳气短，话也没了。

我爹学名叫西树人，字成瑞。是我爷爷和奶奶的独生儿子。听说我爹满月以后，家里摆了不少东西在炕上让我爹抓周，我爹不抓这个，不抓那个，偏偏抓了个纽扣含在嘴里。我太奶抢也没抢下来。完了完了没出息没出息。我爷爷不住地唉声叹气。我奶奶不懂其中的意思，偷着问我太奶，抓了纽扣是啥意思啊？我太奶说，纽扣是女人的东西，在女人堆儿里混，能有啥出息？我奶

奶因此哭了半天。虽然我爹满月时抓周抓了个纽扣，从小到大却照样娇生惯养。平时我爷爷和奶奶对这个宝贝儿子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放在背上怕摔了，百依百顺。6岁以后，我爷爷就送我爹上了学。我爹还真就挺长志气，小学堂中学堂国立高中，一路马不停蹄，在轱辘把我家那条街一时传为佳话，我爷爷奶奶很得意了一阵子。我爷爷那时已经是一条街上的名人了，而且曾经做过一任商会的会长。奶奶一口气生了三个姑姑，所以我爷爷盼儿心切，有了儿子盼儿光宗耀祖心切，我爹这一长脸，一下子又考到了日本。那时候东北的老百姓还没有那么强的爱国心理，还把到日本念书当成挺有脸面的事。不过漂洋过海去外国，毕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。我爷爷一咬牙，念。就大皮包小皮包送我爹去日本念了书。毕业之后又大包小包地回了国。

进入60年代，我爹一出去，我妈就让我跟着他。我爹个子高，走路快。在他的后面，我必须小跑着，才不能让我爹走出我的视线。更多时候，我会让我爹走丢了，因为我实在是没办法躲过那些热闹的事情了。我常常被一些打着旗子喊着口号的队伍冲散了。那些队伍中有不少人会被我爹吸引过去，在小城，我爹独自构成了一道风景。他们看着我爹，我看着他们，往往这时候，我爹就会从我的视线中丢失了。

但我爹却永远不会在女人的视线中丢失。常常在夜里，我能听到妈和爹的争吵。因为我是老么，所以和他们睡在一房。我妈说：

你该扔扔你那臭毛病啦。你知道现在就抓你这样的。

爹说：

我有什么毛病？神经病。

我当然明白他是在说妈。妈怎么了？在我眼里，妈是有毛病。妈总是锁着自个的眉头，而且她总是对我们有和别人家不一样的规矩。进入60年代以后，对我和奉端，妈常常用压低了的话加以严斥：别出去玩了。做完作业也不兴出去。我们莫名其

妙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出去玩呢？但是妈的话我们不敢不听，我和奉端只好躲在家里，像女孩子一样地捅捅咕咕。所以我们都怕妈，在感情上，也都不喜欢她。不过那时候连我也明白了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这个家，妈最操心。爹就不一样了，他用不着很具体地管我们，在家里，他没有很具体的事情可做。

妈说：不为你自己，也该替孩子们想想，孩子们都大了——你可是个当爹的。

爹说：什么话？我什么地方不像当爹的啦？（像儿童一样好玩，没大没小）

我就在他们这样的争论中睡了过去。睡梦里，我还在想，爹有什么毛病呀？不就是有时候让我弄丢了吗？

队伍们渐渐远去，大街渐渐也远去，把爹弄丢了的我没精打采地在街上溜达。在我前面，有一帮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孩放风筝。可能他们觉得地方太小了，最漂亮的那只蜈蚣常让电线挂住。孩子吵吵嚷嚷往城外跑，他们要上城外放。我也跟在后面，我关心这么长的蜈蚣能不能飞起来。结果就一会儿的功夫，我回头，我爹就不见了。我把爹弄丢了，我这个时候回家没法跟妈交待，我妈要骂我“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我都知道”，所以我不能回家，也不敢。我只能跟着放风筝的队伍上城外。队伍还没转到城外，我突然看到了我爹——在商校绿色的篱笆墙边，我看见了我爹。他的身边有一个女人，果然有个女人！初春的绿树让他们俩的影子时掩时现。我妈真是英明啊，我妈真是料事如神。三十年以后，一旦碰上大事小情，我们还是让我妈拿主意。一到那时候，我妈不用多想，我妈说出来的主意就是我们家族的决策，而且最后果然证明是英明的决策。进入60年代，我妈就让我跟着我爹了，原来这是二哥奉端的事情，更老是老姐奉楚。妈总是让最小的孩子跟着爹。我们那时不知道妈的苦心——她是怕我爹在孩子心中留下风流情种的坏印象。小的们还不懂那些，有时候跟着他还觉得挺好玩儿。

1965年，在商校绿色的篱笆墙外，43岁的我爹玉树临风一样地站着，他穿了一件深米色的风衣，衣领竖起来。不过那时候的我却觉得他像个特务——许多苏联小说里面的特务就把衣领竖起来，比如《一支胳膊的人》里，就有这样把衣服领竖起来的特务。就是在1965年，我爹也总是一副跟别人不一样的样子，至少也要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。我仔细看旁边那个女人，当时我觉得她已经不算年轻了，但现在看来其实还相当年轻，也就不到30岁的样子。他们好像在说话，说了些什么我当然听不清楚。我看见我爹做了一个什么手势，他的手还没落下来就被女人捉住了，女人把手放到了自己的胸口上，然后就哭了，我仍然听不到她的哭声，我只能看到她抖动着肩膀，我觉得她在哭。她怎么了？那时我距离他们大概有二三十米，我想更近地走近他们，但是我看见我爹忽然回过头看了一眼。我不知道他看没看到我，只见那个女人拉着我爹跨过篱笆，然后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我着急了，不光是我妈给的任务，事情到了这一地步，我自己也着急知道我爹和那个女人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，我那时还不会想到他们到底会干些什么。那时我还很小，1965年我才八岁。我妈交待我只跟着我爹，不要让他看见，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现在他们消失了，我没必要再藏着猫着了，但是我必须完成任务。我也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。我差不多下意识地往商校走过去。商校里安静极了，大操场里一个人也没有。学校里怎么会没有人呢？联想到我那一天也没上学，我忽然清楚这天是星期天。我沿着走廊走着，时不时就踮起脚趴窗户往里看。我看到的大都是教室。一间一间的，都是空荡荡的教室。眼中的一切让我索然无趣。我想没准儿我爹已经走了，有了这个念头我也想回去了，我知道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也算完成妈交给我的任务了。回家我就告诉她，我说我看见了爹爹，我看见他和一个女的在商校的篱笆墙边说话，后来，他们就不见了。

那一天我真回家了，我没有坚持到找到我爹。其实他们就在

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里。现在让我推测他们一定在屋子里干着男女之事。那个房间挂着校医室门牌，我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就能看到它。我后来知道那个年轻女人是商校的校医，曾经是我爹的学生，也不是学生，是听过我爹的课。我爹是市卫生协会的兼职教授，五六十年代常常给医生们讲课。年轻女人叫李公园。一个奇怪的名字。她是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，男人叫吴宗宪，是一名修铁路的职员，铁路修到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。他和女人在一起就是放假的时候，只要有铁路要修，他就得和女人分别。

但是当晚回家我却把我爹的事情忘得死死的。就是我不忘死死的我也没地儿去说，我妈早就告诉我，我爹的事只能跟她说。我妈那天被居委会叫去开会了。在我家，参加这样的会议常常是我妈的事，个别的时候是大哥奉严或大姐奉湖，绝不会是我爹。我爹一到开会的时候就紧张，他最怕开会了。那些年会议又特别的多，三天两天就开会。医院开，学校开，居委会也开。同一个单位开会，有的人能参加，有的人不能参加。我爹属于不能参加的人。60年代以后，他基本上什么会也不能参加了。所以许多事情，他只能通过我妈才知道。而我妈知道的事情，差不多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了。那天，我妈到了晚上才回到家，一进家，她就把我叫到她的屋子，问我：你看见你爹了么？

星期天夜里我爹没回家。

星期一那天我家没敢开窗上的风板。我妈没让开。我妈说：没脑子呀你们？

我爹出事了。窗外风板上左边用粉笔写着“西树人是太破鞋”，右边用红粉笔画个硕大的女性生殖器。不用出去我也知道。我爹这样的事件人人喊打，比什么都严重。

我们五个一溜站在屋子里听她说话——那时候我大哥奉严已经上了大学。就是妈不说透，他们也明白了，其实我也明白了。今天我们家一家将是公众人物。不是因为别人，而是因为我爹。

商校的一个副校长带着一帮人把我爹和李公园堵在了医务

室。

天还没亮，居委会的孙姨就跑到了我家，她喊着说：丢死人啦，堵到被窝里啦——一个在上边，一个在下边，还是女的在上边——我妈及时制止了她：你看见啦？

孙姨中了枪一样哑巴了。

孙姨说的是我爹。连我也明白事情的严重了。姐姐们——她们排在我和奉端之上，早就都是少女了，她们都红了脸。用我现在的知识，我明白女的在上边是一种性交的常用姿势，术语叫做女上位。在我讲述这些的时候，我眼中充斥着不断翻上翻下的男女的裸体，其中那个男人，我知道就是我爹。但是那时候我却不懂那样去想像。当然也用不着我去想像了。在我爹和那个女人的单位，两个人已经分别做了交待。组织上让他们详细交待，书面的和口头的，细节也不能拉下。二十年以后，我有幸读到了李公园的交待材料，信纸写的，厚厚的，差不多有半尺，摘录一段如下：问：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答：他教我们拉丁文，就认识了。问：从什么时候搞上的？答：一个星期以后。问：你们一共搞了几次？答：六次。问：地点？答：五次在我的宿舍，一次在外面。问：在哪里？答：商校后面。问：你们在外面怎么搞？答：站着搞。问：详细说——

关于这一类的交待材料还有很多。

我看见我妈扫了我一眼，我后悔得肠子都青了。这一切全怨我，如果我找到我爹，把他拉回家里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；如果我早点告诉我妈，如果我到居委会找到我妈，早点告诉她，我爹就不会出事。现在这一切已经没法挽救了。商校连居委会连孙姨都告诉了，还有谁不知道？我一边恨自己一边恨我爹，如果他不到处乱跑，怎么会出那种事情呢？我当时还不会有更具体的想像，那时我还小，我说过，那时我才八岁。如果放到现在，我会想，如果我爹早点结束那件事情，也就不会让他们撞见，我爹为什么不早点离开呢？我爹出事那一天我妈没有上班，我妈是一名

小学的教员，她把我们都轰走了，自己呆在家里。对于这样的事，我妈已经有经验了，她知道，一会儿三院就会来人。我爹是三院的主治医生。当年，我爹在空军医院，就是因为这样的事被下放到三院，由主任医师降为主治医生。今天，我爹又出了这样的事，还要发配去哪里呢？现在我能想像，我妈不全是因为我爹，她是担心我们，担心我们的将来。我们走了以后，我妈才放声哭了起来。

我爹是48年到空军医院做内科主任兼妇科主任的。那是共产党的第一家空军医院。虽然叫了空军医院，其实那时候共产党并没有空军。所以空军医院也像常规医院一样，主要是给各种伤病员和老百姓医病。毕竟老百姓不像当兵的，外科病不多，内科病却不少，所以我爹不光是在部队里，在老百姓当中声名也越来越大。相传我爹能把不孕女人治怀了孕。我爹从进了空军医院就是主任医师，当年是整个小城薪水最高的人。但到了三院就不一样了，他由原来的主任医师降到现在的主治医生，薪水也降了三级。如果不是因为抗美援朝，他连地方医院也去不了。

关于空军医院的故事是孙姨讲给我的。孙姨知道许多我爹的故事，而且凡是她知道的故事，都有性的内容，或者主要是性的故事。孙姨说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居委会没有不知道的事。你知道你爹是怎么从空军医院到了地方医院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孙姨说，你爹犯了生活作风错误。我问孙姨，什么是生活作风错误？孙姨说，就是和女人睡觉。你爹把一个女病人给睡了。我说，我爹是值班医生吗？孙姨说什么值班医生？你爹是主治医生。那个女人是你爹的病人。

——那个女人是他的病人。是一个师政委的老婆。有一天，几个当兵的送来了一个年轻的女病人。那个女病人指名要西医生看。西医生就给女人看了病。之后告诉她她得的是阑尾炎，说这个病一定要手术。年轻女人说她知道是阑尾炎，但是她不想手术。西医生问她为什么。女人说，她不能在肚子上留刀疤。西医

生说肚子要开刀，怎么能不留刀疤呢？女人说，我知道你就不给我留疤。西医生说那就难了。女人说不难我也不会找你看。西医生说我看不了你的病。女人说我命令你给我看。西医生说你看什么东西你命令我？这时候旁边的校长悄悄告诉他女人是师政委的女人，是医院的主管。西医生说我不管她是谁的女人，说完就要拂袖而去。事情僵到这里，连院长也没了办法。突然，年轻女人哭了起来，而且拉住西医生的袖子哭。女人哭着说：西医生求求你了我是搞舞蹈的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让肚子上留疤。女人哭着的时候神情软了许多。她这一哭，让西医生抬起了眼睛，年轻女人非常漂亮，哭起来梨花带雨，样子楚楚可怜。西医生说，行了，试试看吧。

西医生用了什么方法医好了年轻女人的阑尾炎人们不得而知。据说女人肚子上果然没动刀。女人对西医生说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呢西医生？西医生用热情的眼睛看定女人，说，生了病再来看病好了。女人接过了对面的眼神，忽然就心跳气短了，说，当然要找你看。就是走到天边也让你看。西医生说，真是布尔乔亚呀。阑尾炎好了以后那个女人在医院又住了差不多两个月，而且还占了独间的一个病房。那时候，战场上的伤病员躺得院子外面到处都是。气得院长直嘟嘟。西医生听说了，问谁呀？谁占着房间不让？院长说就是你医好的那个女人。得阑尾炎那个。西医生说，啊，她呀，那不行。让她住下去就不错了。我去找她。西医生找到师政委女人，她果然一个人占着房间。一见西医生，她热情地喊着西医生。西医生说，你得搬出去。女人说，为什么？伤员多。你不能一个人占一个房间。西医生告诉女人。女人说，我不搬。西医生眼睛看定女人，说，你必须搬。女人迎着西医生的眼睛，忽然叹了口气：说吧，往哪搬？一边的院长长出了一口气。他明白，房间的问题解决了。

女人果然从单间搬了出去。等着老婆归来的师政委等得焦躁，正打四平战役时跑到了医院。政委满打算睡女人一次，医院

也的确做了安排，单独给他们一个病房。让政委气得要死的是女人不让他睡。一开始，他以为女人病还没好。但是后来女人告诉他病早就好了，她就是不想和他睡。政委问女人，为什么不让我睡？你想让谁睡？女人说：你别管我，就是不让你睡。老子整天和枪子打滚儿你就不能慰劳慰劳老子？政委半年多的情欲不得宣泄，边说就边动了手，女人到底不是男人的对手，挣扎中，政委到底把自己的女人睡了。瘫在一边的政委一边用手摸着女人白白的屁股，一边想要打个瞌睡。女人把政委的手推到一边，边穿衣服边说：咱们离婚吧。政委一听瞌睡马上没了，光着身子跳起来。政委的意思是睡过一觉两人就会好起来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没想到睡过一次却睡出个离婚。为什么离婚？你强奸我。屁！你是我老婆我强什么奸？政委做了一辈子思想工作，他马上明白女人出了问题，而且一定是在医院这段时间出了问题。光身子的女人和光身子的男人对峙着，都不说话。僵了半天，善于搞调查研究的政委看着自己刚刚睡过的女人，软下来，说好好好，等打完四平再说，骑上马就跑了。

西医生是谁？我问孙姨。

他就是你爹。

政委一走，女人把自己通身上下洗了一遍。心急火燎等到天黑，只穿外衣外裤就去了西医生的宿舍。战争时期条件虽然紧张，但是对技术人员却相当照顾，就是在野战医院，西医生也单独有自己的屋子。女人进去时，他在看书。女人对西医生说：我已经跟他提出离婚了。西医生说，你说什么？你跟谁离婚？女人说，你装什么糊涂，我能跟谁离婚，当然是跟我男人。西医生说，你男人，他不是师政委吗？女人说，师政委也跟他离婚。西医生说，为什么？女人说，因为你。我喜欢你。西医生说，你愿意离就离，跟我没关系。女人说，跟你没关系？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要离婚的，跟你怎么没关系？西医生说，那我就没办法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。西医生说完，眯起眼睛看女人。女人脸色由

白又转红，喘气越来越粗，她呼地一下把衣服脱掉了，因为没穿内衣，所以就剩了光光的一副身体。女人说：西，到这地步了你却不跟我好，你说我冤不冤？西医生不说话。女人说我告诉你姓西的，你不跟我好一辈子，跟我好一次行吧？西医生还是不说话。女人喊起来，我知道你是不敢。你怕他是师政委，你算什么男人？西医生看着女人搞过舞蹈的光身子，心想，我西树人怕他个兵痞？说着西医生就站了起来，走到女人身边，说，你不就是师政委的女人么？师政委的女人有什么了不起？今天我就叫你认识认识我西树人。

西医生拦腰抱起了师政委的女人。

屋子里刚一吹灯，就有人咣咣打门。

原来师政委干脆就没回去。在医院外面的一处野地里，师政委抽了足足三包烟。看看天黑了，对警卫员说，走，找院长去。警卫员就稀里糊涂跟他去找院长。医院的院长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离不开老婆吧？师政委说，少他妈扯，什么老婆？早跟别人搞上了。院长说，别开玩笑，他是你的女人，谁有这个胆子？师政委说，走吧，跟我抓奸去。院长说抓什么奸？去哪儿抓奸？师政委说，她那个病是哪个给看的，哪个看好的？院长说，是西医生。师政委说，我不管西医生东医生，带路。院长不去。师政委忽地拔出枪来，顶住院长的脑门，你去不去，你不去，就是你跟那个臭婊子搞上了，老子立马毙了你。院长说我去我去。就领着师政委去抓奸。屋子里，女人问西医生，以后我来住院，你会赶我走吗？西医生说，伤病员没房间，还会赶你走。女人说，可我是来看你的呀。现在你还赶我走吗？西医生说，你说呢？在门外，师政委对院长说，怎么样，我说出了问题吧？院长说，不一定吧。政委说，什么不一定，正搞着呢。里面的女人听到了外面的声音，对骑在身上的西医生说，快起来，有人来了。西医生说，怕什么，你是自愿的，又不是我强暴你——西医生就还在女人身上做——就在这时候，门被砸开了，几支手电筒交叠的光环